

■
张小嫻 著

流浪的面包树

■ ■ ■ ■ ■ ■

南海出版公司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

图字：30-2001-139

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流浪的面包树/张小娴著. - 海口：南海出版公司，2002.2

ISBN 7-5442-2055-9

I. 流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01）第 094345 号

LIULANG DE MIANBAOSHU

流 浪 的 面 包 树

作 者 张小娴（香港）
责任编辑 袁杰伟 杨雯
封面设计 合和工作室
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（0898）65350227
社 址 海口市机场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河北省丰润县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6.75
字 数 100 千字
版 次 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7-5442-2055-9/I·397
定 价 15.00 元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

《荷包里的单人床》
《三个 A CUP的女人》
《面包树上的女人》
《卖海豚的女孩》
《面包树出走了》
《流浪的面包树》
《那年的梦想》
《蝴蝶过期居留》

责任编辑：袁杰伟 杨 雯

装帧设计： 工作室

目 录

1

第一章

除夕不要来

63

第二章

爱情的琐碎

121

第三章

幸福的离别

161

第四章

最美好的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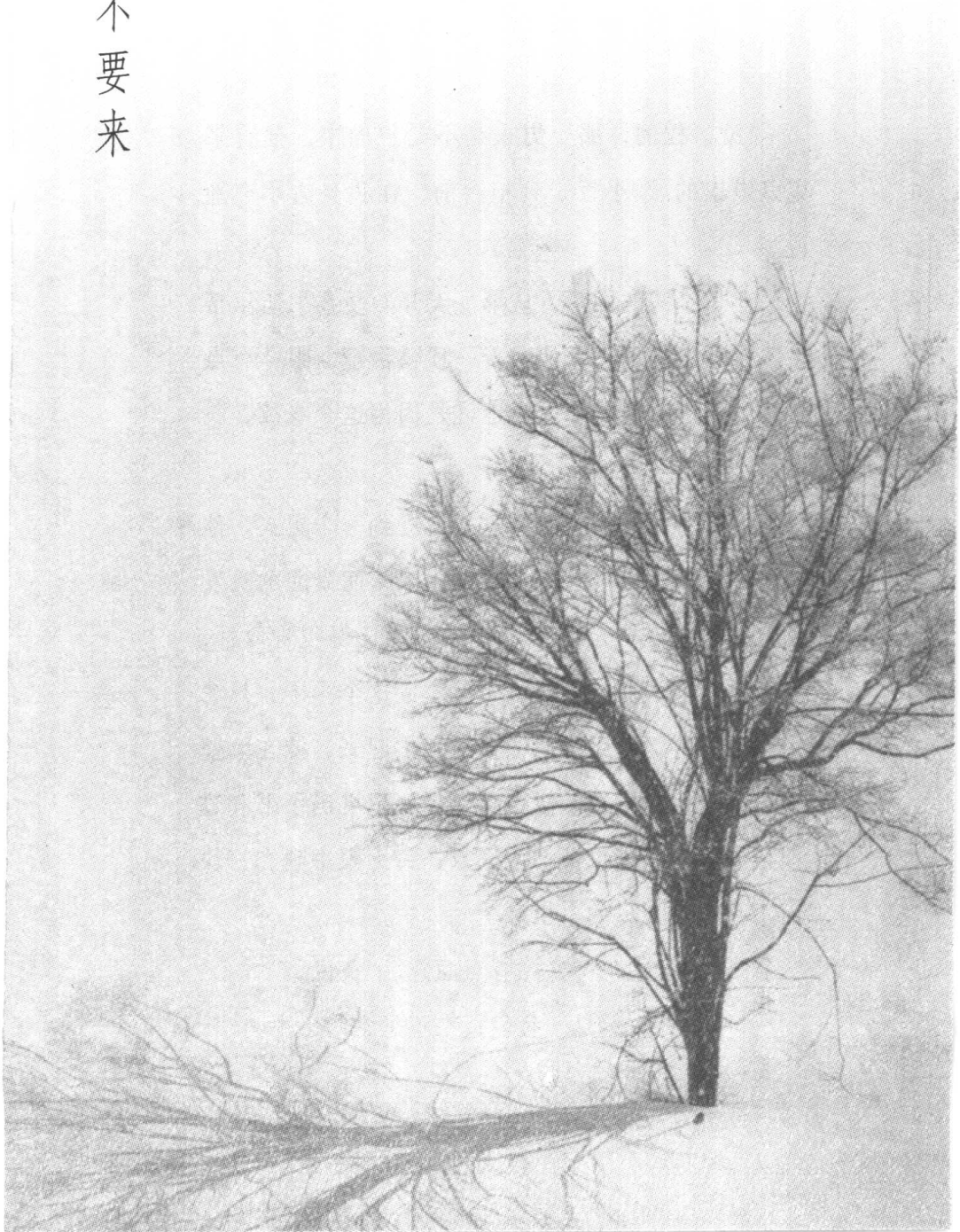
207

后 记

飞渡千山

第一章

除夕不要来



“嘘，程韵，那个男人是不是想偷书，他看来鬼鬼祟祟的。”小哲走到柜台前，在我身边小声地说。

小哲是我的助手，从第一天开始便在书店里帮忙。来见工的那天，他戴着一顶鸭舌帽，眼神有点忧郁，看起来像一个人，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，我聘用了他。

我朝小哲说的方向望过去，看到一个男人。他个子高高的，架着一副大眼镜，浓密而微曲的头发油腻腻地搭在头上，盖着耳朵，他长得瘦骨伶仃，身上的蓝格子衬衫松松垮垮。瘦成这个样子，只消用一根竹竿，便可以把他整个人挑起来，挂在墙壁上。一看他的模样，便想到他是家里堆满了书和过期杂志、半张床也被书占据着、每天跟书睡在一块而不是跟女人睡的书虫。

“他常常来吗？好像有点面熟。”我说。

“不觉得，但是，我们近来不是常常丢书吗？”

“他看来是个爱书人。”





“所以才会偷书。”小哲悻悻地说。

那个男人突然转过身去，迅速地把手上的一本书藏在怀里，然后匆匆走下楼梯。

小哲连忙冲上去，一把抓住他的胳膊，说：“先生，你身上的书还没有付钱！”

那个男人慌张起来，使劲把小哲推倒在地上，然后没命地奔逃了。

2

他跑得很快，我以为他是书呆子，没想到他能跑，虽然他跑起来很明显是八字脚的。或许是八字脚的缘故，他跌了一跤，被我赶上了，我拉着他衬衫的衣角，喘着气说：

“你还没付钱！”

他坐在地上，脸涨红了，厚厚的眼镜也歪了，那本书从他怀里跌了出来。

“你知道我们开书店是很辛苦的吗？你不该不付钱！”我教训他。

“对不起，我不想的。”他说。

“那为什么要这样做？”

“是控制不了自己。”他说，“可是，只要看过是好书，事后我会回来把买书的钱放在柜台上的。”

怪不得近来我经常在柜台上发现一些钱。

“写得不好的书呢？”

“那我会把它毁灭，不让不好的书留在这个世界上。”他慷慨激昂地说。

他似乎是有书的洁癖。

“你没有权这样做。”我说。

“我知道。”他用衬衫的衣角抹去眼镜片上的灰尘，忽然之间，我想起他是谁了。

“你是大近视？”

“你是……”他讶异地望着我。

那一年，林方文拿了稿酬，送了一把小提琴给我，为了能够用那把漂亮的小提琴拉一支歌，我到老师那里学小提琴，在那里认识了也是来学小提琴的“大近视”，他拉得和我一样差劲。

“你是不是跟杨韵乐学过小提琴？”我问。

“喔，是你！”他尴尬地说，“很久没见了。”

是的，那些日子多么遥远。





3

“你吃一片吧，我们的核桃面包做得很好。”我把面包放在“大近视”面前，又倒了一杯甘菊茶给他。

“谢谢你。”他一口气儿把那杯甘菊茶倒进肚子里，一边用衣袖抹汗。

每天下午三点钟，书店会有刚出炉的面包售卖，是小哲做的，他从前当过面包学徒，会做很多美味的面包。

除了小小的面包厨房之外，我们还有花草茶，客人可以坐到书店的阳台上，一边喝茶，一边看书。每天下午，面包的香味都会在空气里飘荡，这已成了书店的特色。

“要不要报警？”小哲盯住“大近视”，然后问我。

“大近视”尴尬地低下头吃面包。

“不用了。我们原来是朋友。他每次事后都会回来把买书的钱放在柜台上的，我们不是常常发现有些零钱放在柜台上吗？”

“那倒是怪癖!”小哲揶揄他。

“每个人都有一点怪癖吧!”我替“大近视”解围。

4

◎

6

“每次读到写得很差劲的书，我也想把它毁灭，但是不可以啊！我不是你，不是‘杀书敢死队’。既然是朋友，你以后买书要付钱啊！”我说。

“得了！得了！”他扬扬手说。

“到别的书店也是。”

“得了！得了！这家‘面包树’书店是你的吗？”

“嗯。”我点点头。

“开了多久？”

“一年多了。”

“为什么会叫‘面包树’？”他好奇地问。

“是为了纪念一个人。”我说。





5

“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。”我说。

“朋友都叫我大虫。”

“大虫？是不是经常在杂志上写书评的那个
大虫？”

“对了！”他得意地微笑。

“你的书评写得很好，我是你的读者。”

我连忙告诉小哲：“原来他便是写书评的那个
大虫。”

“是吗？”小哲对他好像有点改观了，他常说大
虫的书评很有见地。

“你提过的书，很多人来买。”小哲说。

“是吗？”大虫沾沾自喜。

“你还在学小提琴吗？”我问大虫。

“没有了，我根本没有天分。”

“我记得你说过，是因为对一个朋友的承诺而
去学小提琴的。”

“是的。”他带点伤感地回答。顷刻之间，他好
像变成一只受了伤的麻雀，瑟缩在那件大衬衫里。

那是一个爱情故事吗？什么样的女人会爱上大虫？

6

我回到家的时候，杜卫平靠在沙发上，一边用一条毛巾抹着刚刚洗过的头发，一边把双脚放在电动按摩机上按摩。

“你回来啦？”他说。

“嗯！累死了！”我踢掉脚上的鞋子，四处找我的拖鞋。

“你有没有见过我的拖鞋？好像老是找不到。”

他不知道在哪里找到其中一只，扔过来给我：“因为你总是把拖鞋乱丢。”

“哪里是！”我软瘫在沙发上。

“很累吗？”杜卫平问。

“今天跑了好几百米呢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追一个旧朋友，我们以前一起学小提琴的。”

“你学过小提琴的吗？为什么从来没有听你说
过？”





“我还有很多事情是你不知道的。”我微笑着说。

“按摩机你用完了没有？给我用。”我说。

“我才刚刚开始呢！我也很累啊！今天餐厅的生意很好，我忙了一整天。”

“给我用嘛！”我用脚把按摩机拉过来。

他踏着按摩机，说：“不行！你每次都是这样！”

我用力把按摩机勾过来：“给我嘛！”

他不肯放开脚：“是我买的，你自己不是有一部吗？为什么不用？”

“那一部比不上这一部嘛！你用那一部吧！”我踏在他的脚上。

“不行！先到先得！”他踢开我的脚。

我勾开他的脚：“让给我！”

“每人一只脚，怎么样？”他没好气地说。

我笑了：“好吧！”

“我做了日本柚子凉面，你要吃吗？”他问。

我用力地点头。

“放在冰箱里。”他说。

“你去拿。”我说。

“你自己拿。”



“那我不吃了。”我说。

后来，我还是吃了冰箱里的柚子凉面。用新鲜柚子汁做的面条，清甜得像水果，在这样的夜里轻盈了我疲倦的身体。
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爱上了吃东西。虽然吃得不多，但是，看到美食，便会忘记所有的愁烦，觉得人生还是有无限的可能。

我的书店里，有很多关于美食的书，每天做面包，也是想让食物的味道包围着自己。将来，我也许要写一本食谱，那是我的励志书。人只要还有食欲，心里便平安了。

7

杜卫平已经睡了。我站在鱼缸前面，霓虹光管下，漂亮的蓝魔鬼鱼在吃食儿。它们是我从水族馆特别订回来的。蓝魔鬼鱼原产地是太平洋一带，那是我从未去过却有太多故事的地方。

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养鱼。从小到大，我没养过鸟兽虫鱼或一草一木。童年时，看到杜卫平养的一条小黑狗，我甚至骄傲地说：



“我只会养我自己！”

然后，从某天开始，我养了鱼。那是我和海的惟一联系，我深深相信，我所爱的那个人，仍然躺在海里。

杜卫平是我的室友。那个时候，我把跑马地的房子卖了，钱用来开书店。书店已经花去我所有的积蓄，我本来以为自己要住在书店里的，一天，我在街上碰到了杜卫平。

“你是程韵吗？”他叫住我时，手上拿着一条木板。

杜卫平是我的小学同学，以前我常常和他打架。他发育得比我迟，四年级的时候，我比他高出半个头，所以我经常欺负他。谁知道过了一个暑假之后，他竟比我高出整整一个头，但是我继续欺负他。

那时，我们住得很近。一天黄昏，我在附近碰到他拖着一条胖胖的小黑狗散步。那条小狗刚好翘起一条腿，把尿撒在电灯柱上。杜卫平充满怜爱地告诉我：

“这是我的小狗渡渡。”

“将来，我只会养我自己！”我骄傲地说。

虽然我那样可恶，他却似乎很喜欢跟我在—